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异侠系列
YIXIAXILIE
【卷四】
黄易
ZSHUO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Ⅱ. 黄 … Ⅲ.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63370154 （010）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大魏遗臣 1
第二章　谁是内奸 10
第三章　只许胜利 19
第四章　真情对话 28
第五章　战云密布 36
第六章　统一边荒 45
第七章　各展奇谋 54
第八章　边荒之战 63
第九章　万众一心 72
第十章　旗开得胜 81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 90
第十二章 兵法女神 98
第十三章 颍水中伏 108
第十四章 颍水之战 113
第十五章 除名之日 122
第十六章 巧遇玉人 131
第十七章 后有追兵 139
第十八章 战火真情 148
第十九章 战谷任务 157
第二十章 高寒之隔 165



第二十一章 一念之间 174
第二十二章 各施谋法 183
第二十三章 谁与争锋 191
第二十四章 谁主颍河 200
第二十五章 红灯高悬 208
第二十六章 军事天分 216
第二十七章 胜利关键 222
第二十八章 战场酒令 231
第二十九章 吐露心声 239
第三十章 阴差阳错 248
第三十一章 镇荒之战 257
第三十二章 眷宠不再 266
第三十三章 心有灵犀 274
第三十四章 私奔大计 283
第三十五章 男儿之诺 292
第三十六章 心内斗争 300
第三十七章 取舍之间 308
第三十八章 劫后重逢 318
第三十九章 痛苦抉择 32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大魏遗臣

“啊！”

从井里打出来冰寒的水兜头兜脸往卓狂生泼去，弄得他打了个寒颤，发髻散甩，全身湿透。

燕飞喝道：“快醒过来！”随手抛开盛水的木桶，桶子擦地滚开去，发出吵音，更添混乱的感觉。

卓狂生倏地睁开因被冷水冲撞而闭上的眼睛，精光乍闪。

慕容战伸手抓着他双肩，摇晃道：“快醒醒！我们没有时间哩！”

呼雷方在他另一边蹲下，焦急道：“老天爷帮忙，你还要主持钟楼议会。”

卓狂生全身剧震，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回事，缓缓闭上眼睛。

燕飞道：“放开他！”

慕容战晓得卓狂生清醒过来，松手观变。

卓狂生的脸容平复过来，接着发衣冒出混合着酒气的水雾，由淡趋浓。

三人交换个眼色，均难掩惊讶的神色。因为以他现在运功把酒迫出显示的功力，实远超于他对付花妖时的身手。

转眼间，卓狂生整个人笼入不断腾升的雾气中，衣发由湿转干，仿如神迹。

卓狂生再度张开眼睛，最后一丝酒气随水雾蒸发掉，脸容平静的坐直身体，目光扫过三人，再不是适才酩酊大醉的疯子。

三人期待的看着他，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

卓狂生仰望太阳的位置，然后目光投往地面，颓然叹了一口气，道："你们走吧！一切都完了。"

燕飞在他身前蹲下，平静的道："你是谁？"

卓狂生朝他望来，嘴角现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自问自答的道："我是谁？唉！在今天之前，我是曹魏皇朝的忠实遗臣，现在却什么也不是，便像无处容身的孤魂野鬼。"

又凄然道："帝君已死，曹魏最后的一点血脉香火断绝，我再没有希望。"

呼雷方和慕容战面面相觑，逐渐明白过来。

燕飞沉声道："以任教主的剑术武功，谁人有本领杀他呢？"

卓狂生双目杀机大盛，语调却像说着与己无关的事，淡淡道："是孙恩，我刚收到媞后的飞鸽传书。走吧！迟恐不及。"

慕容战沉声道："可否说清楚一点？"

卓狂生像变成另一个人般，再非他们一向熟识那个挥洒自如、玩世不恭的"边荒名士"，神态愈趋冷静，瞥了慕容战一眼道："现在我再没有隐瞒欺骗你们的任何必要，大魏皇朝的风光随帝君之死已烟消云散，一去不返！媞后还着我向你们揭露慕容垂和孙恩对付边荒集的计划。你们要跟我算账也好，什么也好，一切悉随尊意。"

呼雷方苦笑道："目下岂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呢？"

卓狂生沉吟片晌，吁出一口气，似要舒泄心内沉重的负担，道："我知道你们在怀疑昨晚暗作手脚的是姬别，事实上你们可怪错了他，毒是由我下的，原因不用我说出来你们该明白吧！"

燕飞等听得你眼望我眼，说不出话来。不过更感到卓狂生有坦白的诚意，否则怎肯暴露自己方是内奸的秘密。

任遥之死，把卓狂生彻底改变过来。

慕容战忍不住问道："除贵教外，还有谁晓得你是逍遥教藏在边

荒集的内应？”

卓狂生双目射出痛心的神色，摇头道：“除帝君和媞后等有限几个人外，没人晓得我的秘密。大魏于我族有大恩，为大魏的复兴我可以作出任何牺牲，包括出卖我欣赏和欢喜的人，不过一切已成过去。至于我真正的出身来历，请勿再追问，随帝君的横死，所有均成过去。”

燕飞问道：“姬别是否慕容垂方面的人？”

卓狂生目光移往他，叹道：“是否如此，恐怕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不敢答你是或否，他极可能只是转移视线的替死鬼。”

呼雷方道：“你为何不断催我们走，我们难道没有半点机会吗？”

卓狂生缓缓起立，面向围栏，深情地扫视边荒集的景色，长长舒一口气道：“你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你根本不清楚面对的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吧！今晚南北的两大巨头慕容垂和孙恩将会在我们身处的钟楼缔结血盟，一天南北未统一，将会平分边荒集的利益，明白吗？”

包括燕飞在内，三人同时色变。

慕容战失声道：“领军的竟是慕容垂而非慕容宝？”

卓狂生旋风般转过身来，双目神光电闪，垂下的长发无风自动，一字一字地缓缓道：“事实正是如此，你们绝没有机会。即使谢玄率兵亲来，也难重演淝水之战的伟绩。今趟慕容垂和孙恩对边荒集是志在必得，你们若要抵抗只会变成不自量力的挡车螳螂。走吧！趁尚有一线机会快逃命去吧！”

燕飞强压下闻此坏消息后在心内掀起的惊涛骇浪，道：“你自己又有什么打算？”

卓狂生苦涩的道：“我可以有什么打算？我已变成一无所有，失

去一切活下去的意义，只能在屈辱求存或光荣地死去间作出选择。我肯全无隐瞒的说出这些事，正表示我已豁了出去，再没有任何顾忌。我会在这里耐心等待孙恩，寻找与他决一死战的机会，以报答大魏对我族的恩宠。”

三人听得头皮发麻，只是一个慕容垂，已非任何人应付得了，天下间恐怕亦没有人能胜得过他，不论单打独斗，又或千军万马的正面交锋。

卓狂生叹道：“走吧！这是我唯一的忠告，留在边荒集，只是死路一条。”

慕容战断然摇头道：“我若不战而退，把边荒集拱手让予慕容垂，仍是死路一条。即使我的族人不治我以死罪，可是边荒集既入慕容垂之手，夺去我们与南方交易的命脉，北方还有我族容身之地吗？”

卓狂生呆看他一会，好像直至此刻方认识他般端详着，点头道：“想不到慕容战能如此视死如归，不过你下面的人，是否肯陪你一道牺牲呢？”

慕容战从容道：“我若怕死，不会到边荒集来。我的手下人人肯为我卖命，这是毋庸置疑的。何况战争最是无常，在淝水之战前，谁想得到以苻坚的百万大军，名将如云，竟敌不过谢玄区区八万北府兵？”

卓狂生瞄燕飞一眼，再移往呼雷方，后者不待他探问，苦笑道：“我已嗅到败仗的气味，可惜我亦像慕容当家般没有选择，敝主曾有严令，着我拼死保住在边荒集的利益，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与边荒集共存亡。”

燕飞心中一阵激动，大祸当前，方看出慕容战和呼雷方是宁死不屈的好汉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慕容垂和孙恩这对南北两大顶尖高手，结成联盟，夹攻边荒集，可不是说笑的！而天下间唯一有资格和他们周旋的谢玄，又身负致命的内伤，没法亲身奉陪。

不论慕容战和呼雷方如何自负，又或在边荒集如何称王道霸，对上慕容垂或孙恩这类威震天下的武学及兵法大家，当有自知之明，所以确是志气可嘉，置生死于度外。

燕飞同时想到慕容垂不但亲自领军，还要隐秘行军，穿越巫女丘原而来，并不是怕边荒集群雄早一步得到风声，因为纵使知道又能如何？根本是无从抵挡。慕容垂要瞒的是北方慕容永兄弟和姚苌的两大军事势力，怕他们一旦获悉此事，会不顾一切的阻挠，于此可看出边荒集在统一南北上的重要性。

他该怎么办呢？

他不走，纪千千也不会走。

忽然感到慕容战、呼雷方和卓狂生的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来。

燕飞暗叹一口气，迎上三人的目光，最后凝注卓狂生，沉声问道："郝长亨究竟是哪一方的人？"

卓狂生叹道："君子可欺之以方，燕飞你太天真啦！两河帮与天师道一向遥相声援，大做生意。聂天还一天未击溃桓玄，孙恩一天未攻陷建康，他们仍会互相利用。郝长亨乃大奸大恶之徒，说不定比屠奉三更为可怕。"

燕飞感到整条脊骨凉浸浸的，郝长亨若真是这么的一个人，高彦的久久未归，会否与他有关呢？

慕容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道："燕飞你和我们的情况不同，没必要留在这里送死，不如立即与千千逃往边荒避祸吧！"

燕飞一震地从迷惘中清醒过来，迎上慕容战伤感无奈的眼神，一时百般滋味在心头。摇头道："若让慕容垂和孙恩瓜分边荒集，北方

诸雄固是要对慕容垂俯首称臣，南方更会大祸临头，目下是我们唯一能阻止他们作恶的机会，错过了将永无扳回的日子。”

呼雷方低喝道：“好汉子！”

燕飞心中苦笑，从他们的说话，可看出慕容战和呼雷方的分别。前者因对纪千千的爱慕，不愿她被卷入这继淝水之战后另一场大战的风暴中，故力劝自己带纪千千逃命。而呼雷方却只看成败，多一分力量总比少一分力量好。

卓狂生精神一振道：“想不到有这么多人与我心意相同，那我们尚有一线生机。”

慕容战肃容道：“请燕兄三思小弟的提议。”

燕飞朝他瞧去，沉声道：“我会尽力劝千千走，不过我却决定留下来，与三位并肩作战，永不言悔。”

慕容战欲言又止，终没有说话。他与燕飞一直是敌非友，其族人又与燕飞有解不开的深仇，若非在边荒集如斯独特的情况下，绝没有可能成为生死相共的战友。

呼雷方道：“现在我们大概只有半天时间作准备，该怎办好呢？”

卓狂生道：“首先我们要分清边荒集内的敌我，认定谁是敌人，立即下手铲除，即使杀错人亦理不得那么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分辨或证实。”

慕容战点头道：“对！若惹起对方警觉，奋起顽抗，即使我们能取胜，仍是得不偿失。”

燕飞虽明知他们说的乃唯一求生之道，仍是一阵犹豫，因为他并不是这种人，就以郝长亨而言，自己一直跟他称兄道弟，共商大计，在尚未证实他是心怀不轨下，怎可凭卓狂生的一面之辞狠下辣手？

道：“在此事上我们须非常小心，如不慎铲除了的是朋友，只会

削弱我们的力量。”

呼雷方道：“这个当然。现时在边荒集内，我最不信任的人是郝长亨和赫连勃勃，以他们的狡狯，我们没可能取得任何足以证明他们是内奸的证据，所以只好想方法把他们除掉。”

慕容战冷哼道：“擒贼先擒王，不若趁待会开钟楼议会时，趁赫连勃勃没有防备，就在钟楼内把他击杀，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举把匈奴帮连根拔起，此为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各位有什么意见？”

卓狂生点头道：“当我们尚未和孙恩决裂前，我们早怀疑赫连勃勃是慕容垂一方的人，因为他抵集的时间非常巧合，似是配合慕容垂而来的样子。而纵使他不是慕容垂的走狗，只凭他对付长哈老大的手段，已是死有余辜。”

燕飞点头道：“我敢肯定他是假花妖。”

若此话是在诛除花妖一战之前说出来，包保人人摸不着头脑，现在则没有人怀疑他的话。

卓狂生道：“好！赫连勃勃将是我们第一个目标，红子春和姬别又如何呢？该否于即将召开的钟楼议会一并铲除？”

呼雷方立即头痛起来；叹道：“唉！姬别！真的很难说。”

燕飞心忖若做慕容垂走狗的不是姬别而是赫连勃勃，那替慕容垂造木筏的便该是后者。再想深一层，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批足供慕容垂大军应用的木筏，恐怕要上千人手才成。姬别虽是边荒大豪，手下也不过区区二三百之数，若尽调人手去应付此事，早惹起警觉，所以大家极可能一直在错怪他，呼雷方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因何自己一直没有深思姬别的情况？就为他曾离开边荒集而深信他是内鬼？是否源于心内的恐惧，故此要找宣泄的目标？

道：“我尚有一件事没有告知各位，昨夜高彦夜探巫女丘原，发

觉该处有大批树木被新砍掉，由于黑夜，高彦还没找到木筏便回来告诉我。”

三人同时动容。

卓狂生道：“我虽晓得慕容垂今晚会到，却从没想过他行军的路线是穿越巫女丘原，因为若要经丘原而来，必须徒步走百多里路，更没法带同战马来。”

慕容战喜道：“高彦在哪里？只要我们先一步破坏木筏，至少可延误慕容垂两天时间。”

燕飞再次为高彦担心，道：“我着他去请郝长亨来说话后，他一直没有回来，郝长亨说他去找尹清雅说话呢。”

卓狂生等人人色变。

燕飞苦笑道：“郝长亨该没有这么斗胆，即使他是内奸，仍未到打草惊蛇的时候。或许高彦那小子是泡妞泡昏了脑子，待会我立即去找他。”

慕容战道：“时间愈来愈紧迫，我们必须立即下决定，再分头行事。”

呼雷方道：“待会开议会时，我们面对面向姬别提出质询，看他的答案再随机应付，必要时可先将他生擒软禁，然后慢慢拷问，怎到他不说实话？”

慕容战点头同意道：“对红子春也可采同一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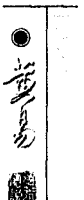
卓狂生道：“假若诸事顺遂，钟楼议会后又如何打算呢？”

慕容战道：“我们可否把屠奉三争取到我们这一方来，这亦是屠奉三唯一保命的机会。”

燕飞心中一动，道：“刚才郝长亨告诉我，屠奉三今早曾去私会赫连勃勃，且结成联盟。”

卓狂生闷哼道：“郝长亨说的话怎可以尽信？此事连我们都一无





从井里打出来冰寒的水兜头兜脸往卓柱生泼去，再得他打了个寒颤，发髻散甩，全身湿透。

所知，凭他一个初来甫到的外人怎能掌握得如此精确，还一副像晓得他们谈过什么计划的样儿。”

就在此刻，燕飞狠下决心，务要弄清楚郝长亨是怎样的一个人，道：“屠奉三方面由我处理，因为他曾找我去说话，我却因怀疑是个陷阱没有赴会。”

卓狂生淡淡道：“各位仍没有答我的问题，钟楼议会后又如何呢？”

三人交换个眼色，均感没话可说。

卓狂生仰望天色，徐徐道：“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边荒集二度团结起来，而现时边荒集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号召力。这个人当然不是我，也不是燕飞。”

慕容战剧震道：“纪千千！”

燕飞也心中狂震，把纪千千卷入此事已心中不愿，何况是将她摆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如若战败，以她倾国倾城的绝色，一旦落入敌人手上，不论是慕容垂或孙恩，遭遇之惨，实不堪想像。

但他可以说不吗？

第二章 谁是内奸

一切平静，似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小风帆顺风顺水朝大江驶去。

刘裕坐在船尾把舵，心中的伤痛无奈，绝非任何笔墨能形容其万一。他甚至有点痛恨自己，恨自己为何不拒绝江海流的提议，坚持随队往边荒集赴死。自己是否真如任青媞所认定的那一种人？他从未试过如此矛盾，他要斗争的是心内另一个逐渐冒起的“刘裕”，他并不熟悉却肯定是自己某部分的“刘裕”，那个“他”绝不会感情用事。

风帆转往前方河湾驶过去。凭记忆接着该是笔直达十多里的长河水道，他的风帆即可加速行驶，以一泻百里的姿态朝大江进发。

由于该段河道特别宽敞，他可以轻易掉头回边荒集去。因有江海流打头阵和吸引敌人的注意，他可于适当地点弃舟登岸，悄悄潜返边荒集，与燕飞共抗强敌。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他的心“霍霍”跃动，呼吸急促起来。

眼前豁然开朗，轻舟转过河湾。

刘裕忽然全身剧震，呆望前方。

长河尽处，船影幢幢。

刘裕“呵”的一声起立，头皮发麻，极目观察。

在电光石火的高速中，他已明白江海流早行藏泄密，此一队蹑尾紧追的船队，并非偶然出现，而是要覆灭曾雄踞大江的大江帮。

他乃北府兵最出色的斥候，凭对方舰形认出是纵横两湖的赤龙战船，此种战船舟形如龙，船首作龙头形，龙口大张，活似要把敌船吞噬，浑如赤龙，游于江河，是两湖帮藉之以镇慑洞庭、鄱阳两湖的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